第三章、心性本淨說之發展

第二節、初期大乘的心性本淨說

（p.79-p.88）

上圓下波老師指導

釋從照 敬編

2014.9.06

**一、「心性本淨」是教界論諍的主題之一**

**（一）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

「心性本淨」，起初為《增支部》所集錄，後來為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分別說部（p.80）（Vibhajyavādināḥ）各派所宣揚，成為佛教界論諍的主題之一[[1]](#footnote-1)。

**（二）初期大乘**

大乘佛教興起，採用了「心性本淨」說。重慧的大乘，如《般若經》等，從般若體悟的立場，給以不同的獨到解說。

**二、《般若經》對「心性本淨」的解說**

**（一）「心性本淨」――勝義體悟的立場，糾正以心為清淨的見解**

**1、引經**

成立於西元以前，被考定為「原始般若」部分[[2]](#footnote-2)，已經說到了這一問題，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b）說：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如是學！不念是菩薩心，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 。

「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有此非心心不？須菩提語舍利弗：非心心可得若有若無不？舍利弗言：不也。須菩提語舍利弗：若非心心不可得有無者，應作是言有心無心耶」！

「舍利弗言：何法為非心？須菩提言；不壞不分別」。

**2、說明**

與本經同類而廣略不同的經本很多，唐玄奘所譯的，就有五部（《大般若經》的前五分）。無論是梵本、漢譯本等，文字上有些出入，而以「本性淨」來證成「是心非心」，是沒有實質差異的。

**（1）總明「是心非心，心相本淨」**

**A、「是心非心」否定本來是清淨的見解**

是心非心（tac cittam acittaṁ），對於部派佛教中，以為相續心或與煩惱相應的心，本來是清淨的見解，可說是從根本上給以否定。

**B、「非心」是心空、心不可得的意思**

《般若經》所說的「非心」，是心空、心不可得的意思。心性（cittatā）寂滅不可得，所以說「心（的）本性清淨」（prakṛti-citta-prabhāsvaratā）。

**（2）兩層問答**

接著，引起兩層問答：

**A、「是心非心」──不是有一非心的心，是超越了有與無的概念**

一、「是心非心」，不要以為有一非心的心（這是常情的意解）（p.81），因為既然「非心」，不應該再問是有是沒有。「非心」是超越了有與無的概念，不能說是有是無的。

**B、「非心」──心不可得，不壞、不分別**

二、「非心」──心不可得，是說不壞（avikāra）、不分別（avikalpa）。沒有變異（壞），沒有差別（玄奘所譯的前三分，作「無二、無二分」；或「無分、無別」），就是（真）如（tathatā），不是世間分別心所分別那樣的。

**3、小結**

對於「心性本淨」，《般若經》從勝義（Paramârtha）體悟的立場，糾正以心為清淨的見解，一直為後代中觀（Mādhyamika）、唯識（Vijñānavādin）二派所宗奉。[[3]](#footnote-3)

**（二）「心」，有菩薩心、菩提心的不同**

所引的經文，比對「小品」類《般若經》的各種本子，所說的「心」，有菩薩心（bodhisattva-citta）、菩提心（bodhi-citta）的不同，

**1、引經**

如[[4]](#footnote-4)：

1.「不念是菩薩心。（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

2.「心不當念是菩薩」。

3.「其心不當自念我是菩薩」。

4.「不執著是菩薩心」。

5.「彼菩薩雖如是學，不應生心我如是學」。

6.「不當念是我知道意」。

7.「不執著大菩提心」。（p.82）

**2、說明：大乘佛教的開展中先說「菩薩心」，後成立「菩提心」**

在大乘佛教的開展中，起先是「菩薩心」，遲一些才成立「菩提心」一詞[[5]](#footnote-5)。

**（1）起先是「菩薩心」**

**A、從譯本上來說――先譯出的，最簡短的，都作「菩薩心」**

**（A）《道行般若經》**

如上文所引的2.，是後漢（西元二世紀八十年代）支婁迦讖（Lokarakṣa）所譯的《道行般若經》，為最古譯出的《般若經》。

**（B）《大般若經》的第五分、《小品般若經》**

4.是唐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的第五分，是文字最簡短的。最先譯出的，最簡短的，都作「菩薩」與「心」，與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小品般若經》一致。

**B、從文義上來說――「菩薩心」符合義理次第**

從文義的先後來說，須菩提（Subhūti）說：菩薩、菩薩的名字不可得，般若、般若的名字不可得。菩薩與般若都不可得，如聽了而能體悟，不驚不怖的，那就是菩薩應學的般若波羅蜜。接著說：菩薩這樣的學，不念（manyeta）──不執著、不高慢是菩薩心。

上文從菩薩與般若──我、法的都不可得，指出菩薩應這樣的學般若。然後，使菩薩反觀自心──知道我、法都不可得的心，也是不可得而不可著的。依修行的過程來說，前說所觀的不可得，次說能觀的不可得。如改作「菩提心」，在文義上，就不免感到突然了！

**（2）在大乘佛教開展中，菩提心漸受教界重視，菩薩心就被轉化為菩提心**

在大乘佛教開展中，菩提心受到了佛教界的重視，菩薩心也就被轉化為菩提心了。

**A、「小品般若」**

**（A）《大明度經》**

如6.是吳支謙（西元三世紀初）譯出的《大明度經》，作「不當念是我知道意」，道意是菩提心的古譯。

**（B）《大般若經》的「第四分」**

7.是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第四分」，譯為「不執著大菩提心」。

**（C）梵本《八千頌般若經》**

現在梵本的《八千頌般若經》（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也作「菩提心不應著」（bodhicittena na manyeta）；manyeta有高慢的意思。

**B、「大品般若」**

進一步，到了「大品般若」及「十萬頌般若」（與玄奘譯的前三分相當），就引申為「菩提心」（bodhi-citta）（p.83），「無等等心」（asamasama-citta），「廣大心」（udāra-citta）──三心。

羅什所譯的《大品般若經》，作「得是心」，「無等等心」，「大心」[[6]](#footnote-6)；「得是心」，一定是「菩提心」的訛寫。

**3、小結**

這樣，本是觀能觀心的本性清淨，演化為菩提心的本性清淨了。

**（三）「清淨」**

心性本淨的「清淨」──prabhāsvara有「明淨」的意思，是繼承《阿含經》說而來的。[[7]](#footnote-7)

**1、《般若經》所說的「清淨」是通於一切法的，是形容諸法甚深相**

**（1）清淨並不局限於心的本性，而是通於一切法**

依《般若經》說，清淨並不局限於心的本性，而是通於一切法的。

如《小品般若經》說：「一切法本清淨相」[[8]](#footnote-8)。

**（2）清淨是形容諸法甚深相，並有種種異名**

**A、引經、論所說**

**（A）《小品般若》**

清淨，《般若經》是形容諸法甚深相的；經說極多，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6c）說：

「如來所說無盡，無量，空，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涅槃，但以名字方便故說」。

**（B）《般若》「第五分」**

《般若》「第五分」說：「諸如是等無量法門，義實無異，皆是如來方便演說」[[9]](#footnote-9)。

**（C）《大智度論》**

無染是清淨的異名，所以《大智度論》卷63（大正25，507a）說：

「諸法實相常淨。……是清淨有種種名字，或名如、法性[界]、實際，或名般若波羅蜜，或名道[菩提]，或名無生、無滅、空、無相、無作、無知、無得，或名畢竟空等，如是無量無邊名字」。

**B、依經、論所說，都是「異名同實」，方便約境、行、果來說**

依經、論所說，清淨，無生，空等，都是「異名同實」。

**（A）約境說**

方便的約境說，名為（真）如、法界（p.84）、實際等。

**（B）約行說**

約行說，名為空，無相，般若等。

**（C）約果說**

約果說，名為菩提，涅槃等。

**C、小結**

雖有種種名字，而都表示那勝義的體悟內容。[[10]](#footnote-10)

**2、《般若經》的心性本淨說，可能引發如來藏說，卻不是如來藏說**

《般若經》的「心本性淨」，可說引發了自性清淨如來藏說[[11]](#footnote-11)，但方法是不同的。

**（1）引經：觀一切法都是「本性空」的，那就是一切法本性淨**

《般若經》是平等法門，觀一切法都是「本性空」的；如說「本性淨」，那就是一切法本性淨。

**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切都是不壞不分別，本性清淨**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4a），在說明了「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接著就說：

「舍利弗復問須菩提：但心不壞不分別，色亦不壞不分別，乃至佛道[菩提]亦不壞不分別耶？須菩提言：若能知心相[性]不壞不分別，是菩薩亦能知色，乃至佛道不壞不分別」。

「不壞不分別」，是「心非心相」的意義。在菩薩觀慧中，不但是心，色……佛菩提，一切都是不壞不分別，也就都是本性淨的。所以《般若經》說：「我不可得，……佛不可得，畢竟淨故」[[12]](#footnote-12)。「我不可得，……五眼不可得，畢竟淨故」[[13]](#footnote-13)。

**B、《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色淨即是果淨，色淨故果亦淨；受、想、行、識亦如是**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551b）說：

「須菩提！色淨即是果淨，色淨故果亦淨。受、想、行、識淨即是果淨，受、想、行、識淨故果亦淨」。

「須菩提！色淨即是薩婆若淨，薩婆若淨故色淨。須菩提！色淨、薩婆若淨，無二無別，無異無壞。受、想、行、識淨，即是薩婆若淨，薩婆若淨故，受、想、行、識淨。須菩提！（p.85）薩婆若淨、受、想、行、識淨，無二無別，無異無壞」。

**（2）說明：《般若經》一切法本淨，不是特重於心性本淨；如來藏自性清淨，是重於心的**

《般若經》是實踐的平等法門，說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淨，而不是特重於心性本淨的。所以說清淨，我與法，色與心，凡與聖，道與果，沒有一法不是畢竟清淨的。這是般若正觀的平等法門，是實踐的，向上的。

如來藏自性清淨，指出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淨因；或以如來藏為依止，建立凡聖、染淨一切法。這是重於心（或我）的，說明的，從上向下的（或稱之為「卻[[14]](#footnote-14)來門」[[15]](#footnote-15)）。

**（3）小結**

所以《般若經》的心性本淨說，可能引發如來藏說，卻不是如來藏說。

**3、《般若經》為了教化的方便，稱空為淨**

《般若經》說一切法本性空（prakṛti-śūnyatā）又說一切法畢竟空（atyanta-śūnyatā）；說本性淨（prakṛti-viśuddha），又說畢竟淨（atyanta-viśuddha）。

**（1）以人畏空，故言清淨**

淨與空，有什麼不同意義呢？《大智度論》卷63（大正25，508c）說：

「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以人畏空，故言清淨」。

空與淨，只是名字不同，而內容是一樣的。佛法所說的空，是「最甚深處」，而聽者容易想像為什麼都沒有。愛有惡空，是眾生的常情，所以大乘空義，屬於少數，而非一般人所能信受的，信受也容易誤解的。為了教化的方便，所以又稱為本性淨，畢竟淨。

**（2）「初期大乘」說空，演化為「後期大乘」說有**

雖內容還是一樣，而在聽眾聽起來，似乎有清淨微妙的存在，只要有所依著，就易於接受了。龍樹這一解說，對「初期大乘」說空，而演化為「後期大乘」的說有，提貢了一項應機設教的合理解說。（p.86）

**三、其他「初期大乘經」對「心性本淨」的解說**

**（一）《思益梵天所問經》「心性本淨」說大抵與《般若經》相契合**

「初期大乘經」的部類非常多，有關心性本淨說，大抵與《般若經》相契合，如《思益梵天所問經》卷3（大正15，51b）說：

「前際一切法淨，後際一切法淨，現在一切法淨，是三世畢竟淨，無能令不淨，性常淨故，是以說一切諸法性常清淨」。

「何謂諸法性淨？謂一切法空相，……無相相，……無作相，……是名性常清淨。以是常淨相，知生死性即是涅槃性，涅槃性即是一切法性，是故說心性常清淨」。

「譬如虛空，若受垢污，無有是處；心性亦如是，若有垢污，無有是處。……以心相實不垢污，性常明淨，是故心得解脫」。

《思益經》得一切性──空、無相、無作的常清淨，說到心性常清淨。舉虛空為譬喻，比喻凡夫心從來不為客塵所染污。這是在法法性淨的理念中，闡明心解脫（citta-vimukti）的可能。因為「設垢污者，不可復淨」；修行而能達成心淨解脫，可見心性的本來清淨。

**（二）採用「心性本淨」說，應用到多方面的**

**1、《持世經》心念處的教授**

大乘經採用「心性本淨」說，是應用到多方面的，如《持世經》所說的心念處（citta-smṛtyupasthāna）。觀心的生滅，虛妄無實，「從本以來，不生、不起，性常清淨，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從通達心無心相，「不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相」[[16]](#footnote-16)。心常清淨，是超越於是垢是淨的；不著垢相、淨相，（p.87）才是經說心性常淨的意趣所在[[17]](#footnote-17)。

**2、《阿闍世王經》懺罪的教授**

《阿闍世王經》，是以悟解罪性本空，而懺除罪業為主題的。懺罪的教授，是說明心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過去心已滅、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不住；心無形、無處，無來無去。心如虛空那樣，煙、霧等五事，不能使虛空有垢，所以說：「心者本淨故，亦無有沾污，亦無有而淨者」[[18]](#footnote-18)。[[19]](#footnote-19)

**3、《大淨法門經》煩惱即菩提**

如《大淨法門經》，應用於煩惱即菩提的說明。一般以為心本清淨，而不知一切法本來清淨，貪、瞋、癡等煩惱也是本來清淨，所以說：「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怒、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求佛道也」[[20]](#footnote-20)。[[21]](#footnote-21)

**（三）小結**

從這幾部大乘經來看，心性本淨，只是心空、不可得的別名，決不是說：心有清淨莊嚴的功德。[[22]](#footnote-22)

**1、【附錄一】：引之 厚觀法師編，《空之探究講義》，pp.240-242。**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pp.143-145**

**（二）《般若經》之空義**

以下列出三則經文：一是鳩摩羅什譯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是「下本」。

二是鳩摩羅什所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本」）。

三是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第二分」（「中本」）。

三則經文的意義，大致相同，都分為二段。

**A、第一段經證：以「甚深涅槃」為主題**（**pp.143-145**）

|  |  |
| --- | --- |
| 鳩摩羅什譯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卷7 (大正8，566a11～19) | 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願]）、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希有世尊！以微妙方便，障色（等法）示涅槃。 |
| 鳩摩羅什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17(大正8，344a3～22) | 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染、寂滅、離、如、法性（[界]）、實際、涅槃。須菩提！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希有世尊！微妙方便力故，令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離色（等一切法）處涅槃。 |
| 玄奘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  卷450(大正7，269a5～c2) | 甚深義處，謂空、無相、無願、無（[造]）作、無生、無滅、寂靜、涅槃、真如、法界、法性、實際，如是等名甚深義處。善現當知！如是所說甚深義處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深義。……如來甚奇！微妙方便，為不退轉地菩薩摩訶薩，遮遣諸色（等一切法）顯示涅槃」。 |

第一段：經的上文，說阿惟越致──不退轉菩薩，然後說甚深義，空、無相等。這種種名字，都是涅槃的異名，這是**以甚深涅槃為主題**的。

所以說：為不退菩薩，遮遣（或譯「障」、「離」、「除」）色等一切法而顯示涅槃。這樣，空與無相等相同，都是涅槃的異名之一；這是**依涅槃而說空**的。

這種種異名，可分為三類：

**（1） 果德**

無生、無滅、無染、寂滅、離、涅槃：《阿含經》以來，就是表示涅槃（果）的。

**（2） 行門**

空、無相、無願，是三解脫門。「出世空性」與「無相界」，《阿含經》已用來表示涅槃。三解脫是行門，依此而得（解脫）涅槃，也就依此來表示涅槃。

**（3） 理境**

真如、法界、法性、實際。「實際」是大乘特有的。[[23]](#footnote-23)

真如等在《阿含經》中，是表示緣起與四諦理的。

到「中本般若」，真如等作為般若體悟的甚深義。

這三類──果，行，理境，所有的種種名字，都是表示甚深涅槃的。

**2、【附錄二】：**

日本近代學者井筒俊彥著作 《意識の形而上學-《大乘起信論》の哲學》書中有提到「向上門」及「卻來門」：

**悟りへの道1・・意識と存在の構造モデル**

　井筒俊彦が追求したテーマの一つが、イスラムの神秘家イブン・アラビーの言う神秘家かつ哲学者の道を極めることであった。

　すなわち宗教行などによって意識を変貌させて存在の根源に遡るとともに、その体験知に基づいた哲学を構築していった哲学者・神秘たちの共通モデル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

　その理想的モデルがイブン・アラビーなどのスーフィーたちであるとともに、東洋哲学の途轍もなく広い精神的鉱脈に実は一つの共通したパターンがあることを彼は明らかにしていった。

　詳しくは「イスラーム哲学の原像」という名著を参照いただきたいが、簡単に言うと、多くの哲人・神秘家に共通するのが、往相・還相の悟りへの道を歩む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井筒はこの中で「意識と存在の構造モデル」と題して、単純な三角形の図を描いている。

　すなわち絶対無としての存在が三角形の頂点として上に置き、感覚的、知覚的事物が底辺として下にくることになる。

　つまり多くの哲人・神秘家たちは三角形の向かって左側の辺をひたすら登って、意識と存在のゼロ・ポイントを目指そうとする。そして遂に絶対無の頂点を極めた哲人たちは、今度は右側の辺をひたすら降りて今度はコトバで「無から有」を生み出そうとする。

　井筒俊彦は、この意識と存在の構造モデル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明快に説いている。

　もちろんこの上昇過程と下降過程の段階は、意識の段階を表すと同時に、存在エネルギーの自己収斂と自己展開の道程をも表わします。

仏教的にいいますと、不覚から覚に入って、また覚から不覚に出ると申しますか。よく向上・向下などと申します。**向上門・却来門**--つまり上に向かっていく道程と、そこから逆に引き返してくる道程--とも。

また掃蕩門・建立門などともいいます。つまりきれいさっぱりいっさいを掃蕩し、無一物の境地に入ったうえで、改めて存在界をうち立て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浄土真宗で往相・還相などと申します。だいたいスーフィズムの上昇、下降にあたるとみてもまちがいなかろうと思います。

いずれの場合も日常的経験的意識から出発して、ついに意識のゼロ・ポイントに達し、そこからまた目覚めてしだいに経験的意識に戻ってくる。それは神秘主義的意識の典型的な循環運動を意味するとともに、現象界という形で四方八方に広がっている存在のエネルギーがしだいに収斂して、存在的無に還帰しまして、それからまたしだいに末広がりの形で現象的事物に拡散していくという、存在の自己展開の運動を表わしております。つまり意識と存在のピタリと一致した完全な二重構造であります。・・「イスラーム哲学の原像」。

（[http://koufukuahi.cocolog-nifty.com/blog/2011/03/1-8ff3.html）](http://koufukuahi.cocolog-nifty.com/blog/2011/03/1-8ff3.html）登錄日期：201412)登錄日期：2014.12.7 17:35

1. （1）[原書p.87，n.1]「心性本淨，性本不淨」，為「人喜起諍論」的「十論」之一，如《成實論》卷2說（大正32，253c、258b）。

   （2）《成實論》卷2〈19 有相品〉（大正32，253c21-28）：

   問曰：汝經初言廣習諸異論，欲論佛法義，何等是諸異論？

   答曰：於三藏中多諸異論，但人多喜起諍論者，所謂（1）二世有、二世無，（2）一切有、一切無，（3）中陰有、中陰無，（4）四諦次第得、一時得，（5）有退、無退，（6）使與心相應、心不相應，（7）**心性本淨、性本不淨**，（8）已受報業或有、或無，（9）佛在僧數、不在僧數，（10）有人、無人。

   （3）《成實論》卷3〈30 心性品〉（大正32，258b3-20）：

   論者言：有人說心性本淨以客塵故不淨，又說不然。

   問曰：何因緣故說本淨？何因緣故說不然？

   答曰：不然者，心非性[6]本淨，客塵故不淨。所以者何？煩惱與心常相應生，非是客相。又三種心：善、不善、無記。善無記心是則非垢，若不善心本自不淨，不以客故。

   復次，是心念念生滅不待煩惱，若煩惱共生不名為客。

   問曰：心名但覺色等，然後取相，從相生諸煩惱，與心作垢，故說本淨。

   答曰：不然！是心心時即滅，未有垢相，心時滅已垢何所染。

   問曰：我不為念念滅心故如是說，以相續心故說垢染。

   答曰：是相續心世諦故有，非真實義，此不應說；又於世諦是亦多過。心生、已滅、未生、未起云何相續，是故心性非是本淨，客塵故不淨，但佛為眾生謂[7]心常在，故說客塵所染則心不淨。

   又，佛為懈怠眾生若聞心本不淨，便謂性不可改，則不發淨心，故說本淨。

   [6]非性＝性非【宋】【元】【明】【宮】。 [7]謂＝說【宋】＊【元】＊【明】＊。 [↑](#footnote-ref-1)
2. [原書p.87，n.2]原始般若的論定，如拙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27-p.638）。 [↑](#footnote-ref-2)
3. （1）參見 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195。

   （2）印順法師著，《勝鬘經講記》，p.253：「大乘中，如《般若經》、《中觀論》等，以為此（心性本淨心）約善不善心的空性說。一切法本性空，自性清淨心者，清淨就是空，空就是清淨。眾生的心是本性空寂的，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的，所以說一切法及心自性清淨。心性雖本來空淨，而以因緣有雜染煩惱，不礙自性空的緣生煩惱，不離法性空，即是法性空，無二無別，然由於煩惱，本淨（空）的心性，不得顯現，由此說心性本淨為煩惱所染污。瑜伽學者，也約此義說。」 [↑](#footnote-ref-3)
4. [原書p.87，n.3]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b14-15）。2.《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425c25-26）。3.《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卷1（大正8，508c16-17）。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6（大正7，866a9-10）。5.《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大正8，587b13-15）。6.《大明度經》卷1（大正8，478c20-21）。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8（大正7，736c17-18）。 [↑](#footnote-ref-4)
5. [原書p.87，n.4]參閱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p.65）。 [↑](#footnote-ref-5)
6. [原書p.88，n.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3c）。 [↑](#footnote-ref-6)
7. 參見 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p.67-69。 [↑](#footnote-ref-7)
8. [原書p.88，n.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47b）《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465a）。 [↑](#footnote-ref-8)
9. [原書p.88，n.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2（大正7，904b）。 [↑](#footnote-ref-9)
10. （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718 -719：

    般若表示自證的內容，是稱為「法相」（唐譯「法性」）、「如」、「實際」（應該還有「法性」，唐譯「法界」）的，而這就是涅槃。以「空」、「無相」、「無作」來表示涅槃，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本來都是原始佛教固有的術語，用來表示涅槃的。

    「下品般若」將這些術語，與「空、無相、無作（無願）」結合起來，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6a）說：「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無起（唐譯或作「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依「唐譯本」，末後一句，是「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深義」。可見「空、無相」等，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

    到了「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等相結合。如上面所引的《小品經》文，在「大品本」中，就是：「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中品般若」進展到：**「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三類名字，作為同一的自證內容**。《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9（大正7，375b）說：「諸空等智者，謂菩薩摩訶薩，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智，及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智，是名諸空等智」。

    空智與真如等智，合為同一類來說明，與所說深奧義的內容一致。

    這三類名字，「寂滅、遠離」等，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

    「如、法性」等，約沒有變異性、差別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是那樣「法爾常住」的。

    「空、無相」等，約三三昧所顯發說，但並不是因觀察而成為「空、無相、無作」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

    （2）另見【附錄一】。 [↑](#footnote-ref-10)
11. [原書p.88，n.8]《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2說：「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正16，489b）。 [↑](#footnote-ref-11)
12. [原書p.88，n.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8c）。 [↑](#footnote-ref-12)
13. [原書p.88，n.1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60c-261a）。 [↑](#footnote-ref-13)
14. 卻：8.回轉；返回。（《漢語大詞典》（二），p.540） [↑](#footnote-ref-14)
15. （1）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pp.128-129：

    《佛性論》是真諦所譯的。以真諦所譯的《部執異論》，及《四諦論》所用的譯名，推定分別部即分別說部，為唐譯說假部Prajñāptivādin的異譯（22.002）。「分別部說：滅有三種：一、念念滅；二、相違滅；三、無餘滅，譬如燈滅」（22.003）。涅槃是無餘滅，約煩惱等滅盡無餘說，滅是空的異名。依《佛性論》，分別部說：一切凡聖眾生，「以空為其本」，此空顯然有了形而上的本體意義。

    凡聖眾生，或迷而流轉，或悟而解脫，所有凡聖、迷悟的一切現象，都是依空而有的。

    空是本來如此（本性空）的，為成佛的因性，所以空就是佛性；離一切迷妄而成佛，空就是大涅槃。

    以空為佛性、大涅槃，我想，這是真諦的時代，分別部適應大乘學而作的說明吧！

    佛法原本是依現實的身心世間，修道斷惑而得涅槃的。現在說空為一切所依，那是通過涅槃空義，再從涅槃常寂來說明一切的（或稱為「卻來門」）。

    （2）另見【附錄二】。 [↑](#footnote-ref-15)
16. [原書p.88，n.11]《持世經》卷3（大正14，658c）。 [↑](#footnote-ref-16)
17. （1）[原書p.88，n.12]《大智度論》卷19（大正25，203c-204a），觀心念處，就是引用《持世經》的。

    （2）《大智度論》卷19〈1 序品〉（大正25，203c21-204a10）：

    菩薩云何觀心念處？

    菩薩觀內心，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作是念：

    是心無所從來，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

    是心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不在過去、未來、現在世中。

    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是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無使生者。

    外有種種雜六塵因緣，內有顛倒心相[想]；生滅相續故，強名為心。

    如是心中實心相不可得。

    是心性不生不滅，常是淨相，客（塵）煩惱相著故，名為不淨心。

    心不自知，何以故？是心，心相空故。

    是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諸法無合無散，亦無前際、後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誑生。

    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實，是名隨順心觀。

    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是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

    **智者雖觀是心生滅相，亦不得實生滅法，不分別垢淨而得心清淨。**

    **以是心清淨故，不為客（塵）煩惱所染。**

    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 [↑](#footnote-ref-17)
18. [原書p.88，n.13]《阿闍世王經》卷下（大正15，401c、403a-c）。《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卷下（大正15，421c-422a、424b-425b）。 [↑](#footnote-ref-18)
19. （1）《佛說阿闍世王經》卷2：「**譬若空現於五事**：一者灰，二者塵，三者烟，四者霧，五者雲。」（大正15，401a28-29）

    （2）《佛說阿闍世王經》卷2（大正15，403a19-b3）：

    佛言：還自觀心之法，視持過去、當來、今現在心，持何等心而殺父母。佛則復言：已**過去心**已滅已盡，亦不可見處，亦不可見所在。**當來心**不可說，所以者何？未生未有故，無有故，無有想、無有念。**今現在心**亦無所住止，若心起意則滅。亦不合聚，亦不可知去至何所，從何所來，亦不可知青，亦不知赤、白、黃、黑。心者不可見，亦無有形，亦復不可得持，亦無有伴，譬如幻。於身亦不可見在內，亦不見在外，亦不見中間。佛言：心者亦不可從愛可見，亦不可從瞋怒可見，若臥出於夢可見其心，若作若無所作，心亦無所與無所得。**心者本淨故，亦無有沾污，亦無有而淨者。**

    （3）《佛說阿闍世王經》卷2(大正15，403b23-c6)：

    且觀心法，念以過去、以當來、今現在心，何所心殺其母者。**過去心**以滅盡，亦不外，亦不內；亦無處所。**當來心**不可說，亦未生，亦未有；亦無有想，亦爾[無]有所想。**今現在心**亦無所住止，心有所生則破壞。亦無所聚，亦不見有所至處，亦不可見有所從來處，其心者亦不青、赤、黃、白、黑。其心者無有形不可見，不可得持，亦不可聽聞。所以者何？無有聲故。亦不可得獲，亦無有伴，譬若幻。亦不於外見身，於內亦無所得，於中間無有處。其心者亦無沾污，亦無有惡，亦無有疑。其心無所作，亦不有所作，亦無所與，亦無所得。**心者本淨故，亦無沾污，亦復無淨。** [↑](#footnote-ref-19)
20. [原書p.88，n.14]《大淨法門經》（大正17，824a）。 [↑](#footnote-ref-20)
21. 《佛說大淨法門經》卷1（大正17，824a24-b5）：

    佛言：年少！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怒、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求佛道也。譬如年少有形之物為婬、怒、癡。菩薩如是，曉了一切分別諸法自在所遊。其三毒者，則無有本，亦無所住。如無主屋，其屋內外澹泊虛空。以離吾我我人壽命，便應無相，所著念者便蠲除矣！以去所著即為無願，志所喜樂恩愛悉除，無有諸行亦無所造，婬、怒、癡性本皆清淨。菩薩如是，能悉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假使菩薩習如應順遵修法者，諸所發意則為道矣。 [↑](#footnote-ref-21)
22. 印順法師著，《勝鬘經講記》，p.254， Y 3p253 )：「本經直約心性說，心性本淨中，含攝得無邊功德，所以說：『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藏雖即法性，但約一一眾生上說，不離蘊界處（有情自體），不離貪瞋癡等煩惱所染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唯能約眾生說，與法性本淨不同。性淨中有無邊功德，名如來藏，這與《般若經》等心性本淨不同。本經的自性清淨心，約心性與空性的合一說；此即寂即覺的心性中，攝得無漏功德法。這樣的自性清淨心，無始以來為煩惱所雜染。凡真常唯心論的自性清淨心，是有空寂、覺了、淨法功能三義的，與中觀及唯識義不同。」 [↑](#footnote-ref-22)
23. 《大智度論》卷32：「問曰：聲聞法中何以不說是如、法性、實際，而摩訶衍法中處處說？

    答曰：聲聞法中亦有說處但少耳。如《雜阿含》中說：有一比丘問佛十二因緣法，為是佛作？為是餘人作？佛告比丘：我不作十二因緣，亦非餘人作，有佛無佛諸法**如、法相、法位**常有，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生故是事生。如無明因緣故諸行，諸行因緣故識，乃至老死因緣故有憂悲苦惱。是事無故是事無，是事滅故是事滅。如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識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如是生滅法，有佛無佛常爾，是處說**如**。

    如《雜阿含》〈舍利弗師子吼經〉中說：佛問舍利弗一句義，三問三不能答。佛少開示舍利弗已，入於靜室，舍利弗集諸比丘語諸比丘言：佛未示我事端，未即能答，今我於此法七日七夜演說其事而不窮盡。復有一比丘白佛：佛入靜室後，舍利弗作師子吼而自讚歎。佛語比丘：舍利弗語實不虛。所以者何？**舍利弗善通達法性故。**

    聲聞法中觀諸法生滅相是為**如**；滅一切諸觀，得諸法實相，是處說**法性**。

    問曰：是處但說如、法性，何處復說實際？

    答曰：此二事有因緣故說；實際無因緣故不說實際。

    問曰：實際即是涅槃，為涅槃故佛說十二部經，云何言無因緣？

    答曰：涅槃種種名字說，或名為離，或名為妙，或名為出。如是等則為說實際，但不說名字故言無因緣。」（大正25，298a8-b7） [↑](#footnote-ref-23)